

编者按

春风寄哀思，笔墨忆先贤。清明之际，我们以“清明忆故人”为专题，邀约广州文博、美术、工艺、艺术史、数字艺术等领域的代表分别追忆求艺路上的引路人。但我们知道，清明寄怀，不只悼念过往，更在接续精神。愿以文字为记，让岭南文脉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： 麦英豪先生曾送我放大镜，希望我观察更细微

清明时节，细雨纷纷，春风拂过，草木含情。一朝沐杏雨，一念念师恩。

清明节是缅怀先人的日子，今年是麦英豪先生去世10周年，麦先生不仅是我的恩师，也是我成长及工作上的引路人。可以这么讲，在我的一生中，麦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。不久前我和同事们一起，带上近期广州博物馆出版的和他老人家有关的藏品研究图录，到银河公墓祭拜缅怀这位先辈。

麦先生常说一句话“人一能之己十之”，他那种诚恳、专注、细致、勤奋的待人处事方式对于我影响极深。当年南越王宫内发现的定性为造船台的遗址，学界存在不少争议，麦老带着我，寻访专家教授，请教相关专业问题，还专门向造船工人讨教，他对问题穷追不舍、不耻下问的做人态度，让人钦佩。同时，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大学所学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，步入社会，进到考古工地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课堂。

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次北京之行。1991年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才几个月，我便有幸跟随麦先生到北京出差，负责护送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、玉杯等重要文物到故宫博物院展览。众所周知，护送文物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，当时为了节省经费并确保安全，我跟麦先生直接带着文物，一起在广州到北京的火车上，度过了36个小时。一路上，我们话题不断，也正好让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向麦老请教有关文博知识的机会，在火车上，我们必须保证有一个人不能睡觉贴身守护文物，所谓“人在文物在”。这可算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博工作者应有的严谨与责任。

列车抵达北京时，是早上6点，当时以麦老的影响力和文物的重要性，故宫博物院是可以派车来接的，但他却说不要给人家添麻烦，于是，我们就坐公交车到了故宫博物院，到达时工作人员还没上班，我们便到保安房和看门大爷聊起天来，11月的北京已经寒风呼啸，但麦老聊得热乎，这让我感觉麦老特别简朴，没有一点专家架子。

还有一次，让我感觉到麦先生对后辈的关心和照顾。1999年，恰逢中美建交20周年，国家文物局主办了一场大型的“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”展览，我有幸被推荐为随展人员，以曾侯乙墓、马王堆、南越王墓等重大考古发现的文物到美国展出，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连绵不断的多元文化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次机会是麦老大力推荐的。随展之前，我还一直忐忑，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，麦老则经常在电话里引导我，安慰我。他不但给我争取了如此宝贵的机会，他还亲自教我如何借此机会熟悉文物，熟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面貌。在出发前，麦老还专门叮嘱我一定要带上两本书：中国大百科全书《考古卷》和《文物博物馆卷》，正因为听了他的教诲，认真通读这两本书，为我打开了一个宏观的视野，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民族发展脉络和不同区域的文化。

我与麦老相识30多年，他给了我许多启示，在他临终前，还专门给我送来一个放大镜并留字“有助你观察细微”。这话里有话，对我既是叮咛，也是期许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麦老对我的教导不胜枚举，而他说得最多又令我深刻的那句话常常回荡耳边：“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少计较自我，多关注社会。”我将继续谨记并努力践行。

（受访者口述，记者采访整理）



■1994年麦英豪(中间白色衣服)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现场工作(考古)。

延伸

麦英豪(1929年—2016年)

广东番禺人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、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、广州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主要开拓者。

廖冰兄(1915年—2006年)

原名东生，祖籍广西象州县，生于广州。著名漫画家。曾连续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任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。



■上世纪80年代，廖冰兄在创作。

清明追憶
吳凌雲

广州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系主任周皓： 廖冰兄与我是“熟人”，我们同行二十二年

今年是廖冰兄先生去世20周年。20年前的秋天，他走了。说来奇怪，那一年我并没有觉得和他有什么关系。那时候我刚开始做动漫文化推广，对中国漫画史也只是有兴趣，算不上研究。可是后来，这20年里，我做他的展览，编他的书，整理他的旧稿，把他的画从各种旧报纸、旧刊物里一张张翻出来。我才发现，一个人的离开，有时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起点——我和他同行二十二年。

冰兄是漫画家。但在我心里，他就只是一个老头儿，倔强，不说话，眼睛很亮。我真正开始“认识”他，是在他去世之后。那几年我一边做动漫推广，一边翻老漫画。他用画画来喊，每一幅画都是一声喊。不是普通的喊，是戳、是捶、是踩。画完了，气还没出完，就再画一张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廖冰兄确实成了我的“熟人”。这些年我所做的展览、讲座、访谈，所写的论文、专著，所上的课程，所教学生的内容……多数和这个名字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会不由自主地用他的话来作为出发点，他的漫画成了我看这个世界的参照，他的生命状态确实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。特别是做完《廖

冰兄全集》之后，我发现，能够如此熟悉一个人，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。他九十年的艺术与生活，我可以如数家珍般地与别人分享。有时候我很享受，甚至手舞足蹈、滔滔不绝、一年又一年地说着他的历史。曾经有个朋友说，最早认识我的时候，不太喜欢我这个口若悬河的人。直到有一次听我讲廖冰兄。他说，那一刻开始有点欣赏我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因为看见我在讲的时候，毫不犹豫，目光炯炯”。

第一次做廖冰兄艺术回顾展的时候，我摸着那些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漫画，感觉自己与这个老头是认识的。好几次，又要做廖冰兄的展览了，我跑到他在人民北路老房子那里。坐在他的床前、沙发上，还擅自打开他的柜子，拿出他的衣服。那一次展览我就把他的“花衬衫”做了一个展项。面对满屋子他的气息，我兴奋而惶恐地想：若是如此来做，老头你会骂我吗？200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筹划他最大规模的展览，经费有限，工作人手奇缺。有两个晚上，他们家来京参加开幕式的亲戚朋友都来帮忙。初春的北京，整晚冻雨。一大堆老人家都在帮着校对文字，剪标

签牌。一屋子人忙忙碌碌中，我忽然发现，就我和这个老头，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完全不认识。就这么奇妙，我在他们中间，讲着最蹩脚的广州话，却犹如和他们老友一般。

有好几年，清明节的时候，我都夹在廖家人中间，与他们一起上山，去看看这个老头。山顶草木丰茂，没有坟墓，没有任何记号。其家人们都说十二年前大概撒了一些骨灰在某棵树下。于是乎，我们放下一些花，然后散坐开来。时不时山中鞭炮齐鸣，人声嘈杂。

真正的纪念不在那些场合里，在普通人心里。冰兄走了20年。这20年，我故意把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命运，绑在他的画上，绑在百年中国漫画这条路上。不是因为我有何大志向，而是因为，你面对一个人的画，面对他的旧稿，面对那些泛黄的纸，你会觉得，生命和生命是能碰出东西来的。你必须去碰，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。今年清明，《漫画的身体：廖冰兄研究》一书终于出版，我想起那句话：“美好的仗，已经打过了；当跑的路，也跑尽了；所信的道，也守住了。”冰兄守住了他的道。我也还在跑。

（詹今朝对本版内容也有贡献）